

跋記通道州會隋見發新番理

岑仲勉

通道記

自蜀相姜維嘗於此行，爾來三百餘季，
更不修理。山則松草荒蕪，江則湓漚出岸，
猿狖高拔，鳥嗟地嶮，公私往返，並由山上，
人疲馬乏，勦力頓盡。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
總管二州五鎮諸軍事、會州刺史、永安郡開
國公姜須達慙人生之荼苦，報委寄之
天恩，差發丁夫，遂治舊道，開山棧木，不易其
功。遣司戶參軍事元博文，縣丞郭子鴻、王文誠、
吳榮、鄧仲景監督，大隋開皇九年九月
廿三日訖。

右行書磨厓碑一，從南溪羅氏藏本錄出，聞係近在理番縣西北發見，其地名雜骨腦，蓋削崖刻成，不能移也。字大約徑寸，凡十一行。首行「通道記」通字低一格，餘九行則十五至十八字。第六行末「之」字下空一格，故第七行「天恩」字爲擡寫。末行祇四字，其「廿」字約齊於前行「大隋」兩字之間。磨厓面積約長六〇公分，闊不及四十公分。宋趙明誠金石錄，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及嘉慶四川通志，孫星衍寰宇訪碑錄，趙之謙補錄，劉聲木續補錄等均未箸錄。

治道者姜須遠 姜氏、隋書無傳，新唐書宰相世係表，古今姓氏書辯證（一三姜姓）亦未見其人，世係及出身終官，都無可考；所知者唯隋書本紀二，開皇八

年三月，「壬申，以成州刺史姜須達爲會州總管」一事，然恰足與本碑相證，殊巧合也。由碑題年月觀之，須達治道，蓋在涖會一年後。此後隋本紀十四年九月下又見「丁巳，以基州刺史崔仲方爲會州總管」一條，同書六〇仲方傳，「後數載，轉會州總管；時諸羌猶未賓附，詔令仲方擊之，與賊三十餘戰，紫祖、四鄰、望方、涉題、千礪、小鐵圍山、白男王、弱水等諸部悉平，賜奴婢一百三十口，黃金三十斤，雜物稱是，」須達是否至此時始受代或轉任何官，亦難猜擬。復次，須達爵爲永安郡開國公，考新唐世表（七三下）天水姜氏寶誼亦封永安公，隋、唐封號恆與其人之郡望相依附，須達或出天水姜氏。若參軍事元博文等五人，更無可考。

隋會州 據隋書（二九）地理志，會州即大業之汶山郡，統縣十一，轄境頗廣。約言之，相當於唐之茂、翼、當、悉靜、恭、柘七州及松州之一部。志云：「後周置汶州，開皇初改曰蜀州，尋爲會州，置總管府，大業初府廢，」太平寰宇記七八云：「隋開皇五年，改汶州爲蜀州，六年又改爲會州，取西夷交會爲名，」元和郡縣志（三二）祇謂「周保定四年立汶州；隋開皇五年改爲會州，」蓋漏去改蜀一節。

二州 須達銜稱總管二州五鎮諸軍事，考六朝迄隋，總管兼權州數，向無一定，須達當日兼權何州，史乏明文，但必爲會州鄰接之州，則事無可疑（參拙著括地志序略新詮）。今以楊守敬隋地理志圖驗之，會州南接蜀郡，自有益州總管府外，東接絳州金山郡，開皇初曾設潼州總管（參拙著隋書州郡牧守編年表一三一頁），論地域關係，似歸益州兼權。惟東北接扶州同昌郡，後周所設扶州總管，隋初早廢，元碑亦稱開皇九年爲扶州刺史，（參同前編年表一三二頁）頗信須達係總管會、扶兩州也。

五鎮 此則不易確考。會州管下，知隋初已置者，有：

全川鎮 元和志茂州通化縣云：「周武帝時於此置石門鎮，隋開皇六年，以近白狗生羌，於金川鎮置金川縣，」舊唐書（四一）地理志通化縣，「後周置石門鎮，隋改爲金山（川訛）鎮，」未知改縣後鎮仍存否？此外如：

和山鎮 元和志翼州，「隋大業三年，省州，改置和山鎮，」則大業始設。

利川鎮 舊唐地志，「貞觀二十一年，析置當州，以土出當歸爲名，州治利川鎮，」此鎮或隋代已有。

通軌縣鎮 通典（一七六）當州，「西北到故通軌縣鎮二百里，」按隋初已有通軌縣。

嶺巖鎮 通典靜州，「東南到臨翼郡嶺巖鎮一百四十里。」（即翼州）

長礪鎮、柏嶺鎮 通典柘州，「西至郡內長礪鎮九十里，北至恭化郡柏嶺鎮八十里，」按字書無礪，寰宇記八〇正作礪字。恭化即恭州，同書恭州云：「西北到柏嶺鎮四十里。」

江源鎮 元和志交川縣，「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。」

隴東等五鎮 新唐書（四二）地理志翼州，「有隴東、益登、清溪、禦藩、吉超五鎮兵。」

其屬隋扶州轄內者，如：

寧遠鎮 元和志松州嘉誠縣，「寧遠鎮在縣北一百里，」按嘉誠隋屬扶州。

右自嶺巖以下十鎮，隋時有否，所未詳也。

姜維之關係 碑首云：「自蜀相姜維嘗於此行，」依上考證，事當非虛。蜀志三後主紀，延熙十年（西元二四七），「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往討破平之，」同志一四維本傳，「十年，遷衛將軍，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，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率衆討定之。」考元和志維州云，「初蜀將姜維、馬忠北討北汶山叛羌，此其地也，」同州薛城縣，「姜維山在縣西一里，」舊唐地志維州，「今州城即姜維故壘也，」又寰宇記，「姜維山，姜維昔日屯軍於此山，」按唐武德設維州，即紀念姜維而名，維州舊址正在今理番北稍西，理番又在隋會州境內，則嘗於此行云者，當指平康之役，下至開皇九年（五八九），已餘三百四十年矣。

記文頗雅潔，然如往返之往從彳，與今「住」字幾無異，疲闕旁兩點作庀，勸字字書不收，唯篇海云：筋、俗作筋，此又改從升，儀同之儀從彳，治道之治從彳，則同乎鑄冶之治。蓋字體正宗，至宋始嚴，六朝迄唐所出石刻，於字之偏旁等，都不大措意，非徒此碑爲然也。康熙字典懲字下祇採廣韻「聰也」一訓，且云：「按正字通濶、閱誤，」今觀此碑，則隋人已以懲代懲、閱，不自正字通始。

若總必作摠，刺必作刺，隋唐碑誌什九如是，無待贅舉矣。清人或見唐刻書隋爲隨，遂有疑隋時非去「走」者，其實初唐書刻多沿勝國作「隋」，稍後乃或復其舊，本碑早在開皇九年，隋字亦已去「走」，是足以祛或人之惑也。

三三、一、二六。

三十四年十一月，舊同事李方桂先生新自理番歸成都，曾親見此碑，貽書相告，略云，「此碑在山坡上，距現今大道頗遠，想是古道之所經處。爲土掩蓋，近約三四年前，山崩，又復出現。……其中一字，與大著不符，即公私住還，非公私住返。……威州〔古維州〕在理番東北，今城附近山坡上有舊城遺址，俗稱姜維城，城牆三分之一仍可見。」按當日據羅藏拓本，「還」字適甚漫漶，僅留返之跡，故擬爲「返」，茲得李君指示，合予更正。

李書又云，「同處又有一唐碑，字略大，較隋碑寬而短，共八行。」茲照錄如下：

朝散大夫檢校維州刺史上柱國焦澍爲吐蕃賊侵境〔以上兩字不清楚〕，並董敦義投蕃，聚結逆徒數千騎，澍領羌漢兵及健兒等三千餘人，討除其賊，應時敗散。開元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。典施恩書。

按開元中吐蕃屢次入寇，此非大股，故史無明文。焦澍亦無攷。據舊書四一，貞觀三年，左上（？）封生羌酋董屈占等內附，復置維州，咸亨二年著刺史董弄。五年，西羌首領董凋貞歸化，置徽州。二十年，置當州，以松州首領董和那蓬爲刺史，顯慶元年，蓬嫡子屈寧襲位。同年，生羌首領董係比射內附，置悉州，以爲刺史。開元二十八年，置奉州，以董晏立爲刺史。乾元元年著西山子弟兵馬使嗣歸誠王董嘉俊。此外董姓尙有見唐人集者，殆皆生羌歸化後所改之漢姓也，是否取音近，未得而詳。（三六，五，七附識）。